



牧铃

少年小说系列

险滩

XIAN TAN

少年小说系列
牧铃短篇小说集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自序

1

我是在写过十年成人小说之后才开始“操练”少儿文学的，其时已年届四十，忽然多了许多少年朋友，便觉得天高地阔，阳光明媚，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同时感觉到的，还有肩头的重压。我总忘不了那段电视录像——一个六岁左右的村童在帮父母编竹筐。黑黑的小手拽不动蔑片，小男

孩老练地用牙齿相帮。镜头一闪而过，小男孩的出现，似乎只是作为“贫困”的佐证——这不公平。在对天才画童、小歌星、小鼓手愈演愈烈的赞扬声中，偏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确实很了不起的小能人——在编织工艺上，这个小孩难道够不上“天才”、“神童”吗？

比手巧心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早早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学会了像父辈那样默默地用行动与贫困和命运抗争。但幼年（甚至少年）的他很难自觉到这个“了不起”，他可能会羡慕邻家的小洋楼和 VCD，或者，对电视中介绍的一位获奖小歌星崇拜不已而自惭形秽。

这样的孩子，真需要听到别人发自内心的赞扬——否则，对他人过多的艳羡，极容易使他酿成“自卑情结”而自甘平庸终其一生！

说起乡村失学少年，人们总会联想到贫困。但据我调查，相当一部分少年（包括家境小康的）中途辍学，是由于他们缺乏自信。常看到一些考场失意者，在家庭、社会甚至学校有形无形的层层压力下，变得灰溜溜，变得更加失意，从而坚决地抛弃书本，我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干点什么。

于是有了《大白楼》，有了《窑神》……

从十五岁“上山下乡”后一直生活在农民和中学生之间的我不缺乏写作素材，但长期蹲在一个地方，难免视野偏狭，艺术趣味单一。意识到这点，我模仿古代的行吟诗人，在短短几年内数次沿长江上下，还跨黄河，闯大漠，走访大城市的学者，也深入偏远小镇的工农家庭，……接触得最多的是农村中学师生（后来写《初三流行色》和《七彩画廊》等，就是直接取材于“采访”）。

此外，与少年读者的通信往来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孩子们来信中几乎无话不谈：读书与职业，战争与和平，现实和理想……

一位很早就开始勤工俭学的中专实习生告诉我，十九岁的她收养了一名十二岁的孤女，靠微薄的实习津贴维持着两人的起码生活：“……这就是我的‘传奇’。我要把这个小妹妹养大，送她读书……我要向那些人证明，世界上真有无私的爱……”另一个“差一年没完成普九”的小“打工仔”不仅承担着弟妹的生活、读书重担，还把省下的钱用于买书，他欣喜地向我报告他现在拥有的“藏书”，讲述他“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斗乐趣。

两名农村生为了“试试自己的硬度”，利用假日在乱石岗上开垦出一丘小得可怜的石田，而一位“很少吃午饭”的贫困地区高中生，希望在农大毕业后实现他“用一分土地养活一口人”的“密集套种”的梦想（这个“梦”从他进

中学起，就开始激励他了！）……

一份取名《黄土地》的油印小报向我讲述了几名陕北少年的追求。一穗来自黄河边水灾区的粳稻为我带来了一位年轻教师和她那一个班小学生的欢笑。还有：沙漠边绿意尚存的杨树叶；稚拙的笔法画来的《我的家乡》——大山环抱之中，层层梯田之下，居然耸立着火箭发射塔！

这些少年追求文明的步履是多么艰难！然而，正是在这艰难之中体现了年轻生命的创造力和韧性。

我因此开拓了眼界，阅读到更丰富的人生。

曾有人指责我的小说题材太离奇、人物也过于“理想化”，我遗憾地想，要是那些书斋中的学者都愿意到工矿农村走走看看，他们就会发现，当代少年的生活决不仅仅是校园内外花前月下的温馨或纠葛，决不仅仅是父子、母女、师生之间轻松幽默的闹剧所能包容得了的。

在山野村落，在小镇古巷，在崛起的新城区和新建的希望学校，到处都有庄严和崇高，有孩子们稚拙却决不平庸的创造，有理想和英雄主义的闪光……

3

除了应读者之约写过《白云下面》等两篇自传体纪实小说，我很少去捡拾散落在城市公园和乡间河畔的童年回忆，尽管它的淡远空灵很容易成为一

种“驾轻就熟”的特色，一种独此一家的“保留节目”。

在跟读者的直接交流中我发现，许多成年人津津乐道的童年故事，未必能引起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同样，成人文学刻意追求的“深沉”、“朦胧”、“情节淡化”，也许能博得某些批评家的喝彩，但大多数少年儿童喜爱的恰恰是脉络清晰、故事性强……小读者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我出了一身汗。不要，不要再重演“皇帝新装”的喜剧了！让我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吧……

4

曾将自己的小说戏称为“写生画”，确凿点说，是一种粗疏的“水彩速写”，远未能达到真正的“创作”高度，更谈不上“风格”。

我总在摸索。用青灰描绘雨景，以杏黄点染阳光，文字在变，结构、手法也随着所描绘的对象变着，“随类赋彩”。这法子很笨，可惜我只能这样，依然“画”得不像，只说明我对模特把握不准、对颜料和画笔的掌握，还很不熟练。

听说有人不需要什么“生活”就能从“心”里不断地掏出好小说——大约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吧——我很羡慕，却没法学。因为我连“写生画”都还没过关。我的小说里，哪怕是一个动物都有其“生活原型”，偶尔在动

物小说中凭空“捏造”一两个“配角”，心里都非常紧张，担心对不住热心的读者。

如此笨法，当然是没资格“玩文学”的了，还是老老实实画“水彩速写”吧。

所幸的是，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的老师们对我这个少儿文学队伍里的“大龄新兵”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省、市文联和作协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写作条件，我所在县的党政领导还安排我到学校任教，以便深入体验生活。

就这样，从1993年起，我从少儿文学的ABC开始了艰难的学步。

不善言辞的我，只能把对师友和读者的感激之情化作动力，争取自己的下一篇作品能够写得好一点。

5

听说，某“言情大师”对少儿文学界还有人讲求“道义”和“教育意义”嗤之以鼻，听说“文以载道”的说法越来越受到某些“玩文学”者的嘲讽，听说有人主张“没意思”、“纯审美”才是上乘之作……

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真正能代表读者？

综合我所接触过的读者（大多数是中小學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观点，我心目中“理想的”少儿小说应该达到的标准是：

既有童心、童趣，“对眼睛来说是一个节日”，又能给读者一点向上的力量；既不脱离现实，又要饱含理想的激情；不带任何“说教”，却能使小读者在阅读的喜悦和快乐中懂得是非、爱憎，懂得正义，懂得个人的命运怎样同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想，这样的作品，至少应该与那些“纯审美”的作品同样平等地占有一席之地。

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是我的惭愧。

这一组很不成熟的小说，也算是作者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点尝试吧！

牧 铃

1998年春节于大雪飞扬的幕阜山中

目 录

大白楼	(1)
险 滩	(19)
窑 神	(38)
脚伕谣	(52)
七姊妹潭	(70)
秋 燥	(84)
牛王的后代	(94)
禹 镌	(112)
白云下面	(130)

霜 晨	(149)
汨江画童	(160)
阿朋的拳头	(178)
门	(189)
归 途	(197)
绿色的风	(214)
进入都市的藏獒	(221)
雕 雏	(230)

大白楼

1

过了旧历年，爹让二瓜下山，住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去。亲戚家新盖了一栋大白楼。爹说大白楼离学校近，住宿费可以省下来。停停，爹又说，饭食也省了。二瓜说人家凭啥子给我供饭？爹说你不是有力气么，就帮人家做点活。农忙假也不要回，咱家就六分水田，我一个劳力还多出一大半哩。

二瓜说我晓得，爹是让我去试工。试上了，就不念书了，给人家当长年。爹叹口气，晓得就好。二瓜说叹气干啥？王老师都说我不是念书的料，当长年有多省心！于是二瓜就兴冲冲收拾行装，先拣了一包初二时念过的书，心想这番不比往年，就把一擦子书唏里哗啦扔搁楼上去，只拣些扛活时穿的旧衣旧鞋。

下了平川地，二瓜先上学校报了到，再跟爹奔大白楼。爹再三告诫二瓜在外头不比自家，要放灵醒些，做啥都看看人家的眼色。二瓜说晓得。到了白楼房里，爹跟人家点头哈腰说了一通客套话，就留下二瓜，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从那日起二瓜每日念书还是做活，全由那家的老爷子说了算。开始还算“课余劳动”，念了两周书，眼看春色逼人，地里农活紧了，老爷子就三天两头给学校打电话，替二瓜请假。老爷子请假总能找到十足理由——头疼发烧甲肝乙脑……还没一个月哩，二瓜就把能害上的病都轮番“病”过了，念书当然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二瓜也巴不得，他一进教室就脑瓜子发晕；下田干活，人反倒精神了，就乐，就一边驾牛整田一边唱山歌：

日头落水哟呃呃呃坳背黄哟呃……

正唱，田埂上走来主人家的小保姆。

“好兴致呀，”小保姆说，“九十年代新长工，几多潇洒！”

二瓜就不唱了，埋下头，且去看犁铧下翻滚的泥巴。

“唱呀，小长工！”保姆又说。

“不是长工，是长年！”二瓜涨红了脸纠正。“长工”那词，说着都有一股受压迫受剥削的委屈辛酸味儿，十六岁的中学生挺忌讳那两个字。

“长年就是长工！”小保姆执意要伤他的心。

“那你又算个啥咧？”二瓜扭过脑壳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保姆就是丫头——你美啥？不过这后半句他没敢说出声。他有些怕这个叫桂花的小保姆。

桂花不屑地哼了一声，抱着主人家那个树墩子一样的胖娃上山坡摘花去了。二瓜雅兴被打断，再也唱不来“日头落水”。

2

大白楼的主人家的四口人，老爷子儿子媳妇再加胖树墩。那儿子在外头当厂长，本不在乎这三亩水田一亩地，只因他是个孝子，处处依着他爹。老爷子坚信种田是根本，硬舍不得把责任田让人；厂长夫人又患神经官能症，医生说住乡下有利于病，就盖下大白楼了。

桂花和二瓜都住楼下，吃喝跟主人同席，每餐都有五六样菜，还有酒，管饱；田里的事又有老爷子操心，二瓜只需出力，就百事不愁。

整好田，正准备插秧哩，那日却来了一群少男少女，皆

是厂长手下的工人，下得田去，赛一群麻鸭，嘎叽嘎叽没半日，把几亩水田栽插得青是青绿是绿，二瓜乐得在田埂上当技术指导，那帮城镇青年一口一个“李师傅”，二瓜就觉得自己比生产队长还神气。

事事遂意。老师也像把他给忘了，没来给他添麻烦。只是东家老爷子有些讨人嫌，有事没事，拄着根锄把满田转，见二瓜耘禾漏落一株杂草，也要啰嗦半日，非逼着二瓜返工不可。又去侦察二瓜踩过油菜籽的地方，见那儿生了绿茸茸一片菜芽芽，就顿着锄把吼得震天响。“要遭雷劈的哟！”老家伙手指点到二瓜鼻尖上，“你、你、你还算得个种田汉么——菜籽泼洒了半升！”

二瓜陪着笑脸忍之受之。试工过了关，“长年”这工作就稳了！只要爹不逼他上学，他啥也不在乎！

3

平川地跟山里不同，轻易不下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二瓜想去田里头寻点事情做，省得在屋里听老爷子埋怨。正戴上斗笠想冲进雨帘子，听到楼上有女子喊：“小师傅，你来……”

二瓜心里一咯噔，不是桂花，那鬼丫头口口声声只叫他长工长工。便晓得是厂长夫人在叫，忙脱了蓑衣斗笠上了楼。那楼他只上过两回，一回是搬花钵上楼顶，一回是

扛冰箱。三楼的客厅是铺了地毯的，二瓜看看赤脚上的泥，没敢进去。

“小师傅，”厂长夫人在门帘子里头说，“这大的雨，就在家歇着吧。太凉，莫冻出病来。”

“哦，不不不。”二瓜心想人家必是考验他的——要不，咋叫“试工”呢——忙说，“雨不要紧，我做惯了的……”

“在家做事也可以呀，”厂长夫人说，“我想想看……哦，喏，这里有人送我一对鸟儿，小师傅设法给它们安个屋吧。”

二瓜就看到珠帘内搁着的盖篮里有对红嘴相思鸟。“好，好的，”他忙不迭回答，“我立马去弄竹……”

雨下了三天，二瓜就缩在屋里忙了三天，破篾，编笼。这编鸟笼之类的细篾活，二瓜是好手艺，跟爹学的。爹不是正式匠人，手却巧，灯笼风筝沾手就成。可爹从不好好教他。“这是懒汉们编着玩儿的，”爹无限羞愧地说，“换不来衣食的。你给我好好儿念书，不然，就乖乖地种田——莫弄这些花花手艺，到头来跟爹一样，让满村人指着背叫懒汉！”

二瓜他娘，就是受不了这懒汉名才跟爹离婚的！不愿伤爹的心，二瓜一进中学，就赌咒发誓不玩这些，手艺也丢生了。不过，这会儿篾丝丝在手指间一跳颤，他那心机立时活泛起来，也不用一颗钉，全仗竹子自身弹力和榫接，鸟笼编成一朵八角菱花。八方图案依次是：梅、兰、菊、竹、

荷、柳、桃、松，连鸟儿栖息的栏杆上都刻上了螺旋花纹。又别出心裁，在里面用青篾皮织了一个对外开口的食篮，蝈蝈儿装进去，鸟能看见，蝈蝈却逃不出；鸟儿几时要吃食，尖尖嘴儿一挤，青篾盖自行分开，蝈蝈就叼上嘴了。

二瓜把笼门做成大白楼的楼门式样，每边还镶上一片磨得油光水滑的紫竹，算是对联。对联就该刻上字才好，可他肚子里那点子墨水不够使了，只好由它，空着。

二瓜在屋里坐着做手工，厂长他爹一天到门口来几趟，嘴里不甚干净：喂猪长肉喂牛下田哩，这点子雨就不干活了？命恁贵？命贵就莫做长年！二瓜忍了又忍，谁让他是东家我是长年呢，他想。便心安理得不去计较。

编成了，二瓜将鸟笼送上三楼，厂长夫人喜欢得眼都笑细了。二瓜也高兴，吹着口哨一阵风飞下楼，在二楼口差点撞翻了抱胖树墩的桂花。“痴！”桂花拿眼白瞪他，“捡到元宝了么？”

4

厂长难得回家一趟，他是个瘦小男子，骑一辆红艳艳的摩托。进了家一会儿，就打发桂花下来叫二瓜。

二瓜的心吓得噶噶跳，跑上三楼，厂长正托着他编的鸟笼兀自在那啧啧称赞：“巧！巧思巧手，这娃，了不起

哪！可惜笼子大了点，太占地方。”

二瓜就在门外大起胆子接声说还收得拢的。

厂长忙拉他进去，看着他拔去一块插销，整只鸟笼便如折扇一般收拢了，成了禾镰刀也似弯弯一叠儿。厂长更是赞不绝口。

中午吃饭，厂长和夫人两双筷子给他夹鸡夹鱼。厂长都这么敬重他，倒弄得二瓜不好意思，赶忙扒了三碗，拎着桶“护花灵”上房顶浇花，一边浇，一边吹口哨，吹《日头落水》。

桂花从楼口钻出头来冲他皱皱鼻子，“莫得了块残骨头就忘了自己是猫儿狗儿！”那姑娘刻薄他。二瓜说：“忘不了——你是丫头，我是长工！”桂花还要应战，被他一壶肥料水浇得落荒而逃。

下回落雨，二瓜就不出门了，有厂长夫人宠着护着，二瓜不怕老东家。老家伙还神气得几年？大白楼终归是他儿子媳妇的，只要他们看中了，“长年”也做得铁饭碗的！

厂长又给二瓜说定了工价：吃饭在外，每月还给六十元。二瓜更认真起来。见他们喜欢自己的手艺，在家不上学不下田的日子他就变着法儿编编织织雕雕刻刻，鸟笼做腻了，他就做筷子，做茶筒。他的筷子也特别，专选那些特沉特重的老竹，刨削得光滑了，使硫磺烟焖着熏过，赛象牙；他就在这“象牙”筷上走刀，将小时刻惯了的《幕